月令解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月令解卷五

宋 張虙 撰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仲夏之月

仲夏者斗建午之辰漢志云咢布于午則午咢也夏正為五月

日在東井

五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井三十一度元嘉歷云日在東井十八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午與未合故五月

斗建午則日在未井星屬未也井八星

昏亢中旦危中

亢四星東方之宿危三星北方之宿時日長夜短昏

旦不相望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

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蕤賓者月建午之律也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

語云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漢志云蕤繼也

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小暑爲六月節令月建午而言小暑至者詩言七月流火火流則暑退暑退於孟秋則極盛於季夏當五月小暑爲六月節者此見暑至之漸也螳蜋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杞以東謂之馬穀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此當午上五月位也

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先命有司祈祀者於是始講雩禮曰大雩則雩帝也用盛禮則祀之也不特天子舉是禮於上又以命百

縣百辟卿士有益于民如句龍后稷等月令言縣即
天子之縣内諸侯也夫雩將以求雨也今乃以祈穀
實葢祈雨正爲穀也以祈穀實猶爲麥祈實無非爲
民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
月令書登麥登稻之後天子必以牲嘗之而薦寢廟
惟此月書登黍則獨以異文登者謂農以新獻於上

非正熟時說文謂黍以暑得名今小暑至農遂登黍方慤謂非秬黍特其種類之早者雛烏之始生以始生之烏嘗新登之黍亦相宜也至於薦之寢廟又不直致而羞以含桃焉含桃注謂櫻桃漢叔孫通語惠帝取櫻桃獻宗廟諸果獻由此與通不過謂時新之物當先薦宗廟耳未必識月令所書之意觀家語載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以桃雪黍古人以桃雪黍自有深意案家語乃云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其事於

含桃絕不相涉孔子獨知月令于薦黍之時加以含桃方慤云含桃實雖小而類桃故亦謂之桃不然月令薦新非一事何獨此加以含桃邪案解內亦以月令爲呂不韋書不得云孔子獨知月令矣其下所云殊無意義應有脫誤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

藍以染青故青出於藍夏染之爲最美也聖人恐其取之多非所以助物長故戒之周禮染人注凡染當及盛暑熱潤則是月用藍以染正得其宜既戒人無

艾藍矣又令毋燒灰暴布此二事亦爲染發也考工記慌氏湅帛以欄爲灰言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則灰爲染之用矣布爲人之服去地尺曰暴案尺字原書作天今改正據考工記云去地尺暴之非去地尺曰暴也語亦舛誤晝暴諸日則布亦必暴矣燒灰暴布則耗傷陽氣不欲張而用之也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

門閭毋閉欲陽氣之宣也周禮設司關司市之職非欲罔民之利也上之人不窮民隱則貧賄倍出矣重

因與輕繫不同輕繫可出重囚則寬益其食恐以瘐死傷助長氣也

游牝別羣則執騰駒案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執如字蔡本作縶班馬政

季春游牝於牧至是則別羣春合累牛騰馬至是則執騰駒皆防物之性恐其傷生也馬政莫重於周禮大司馬掌邦政夫掌天下之政而以司馬名則其重可知至於趣馬巫馬之簡治校人廋人之乘皁圉師牧師之牧養無非政也班即頒也左傳有班馬之聲

與此班之義不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此章與仲冬對文夏日長至冬日短至至之言極也陰陽爭者夏則陰方來而與陽遇冬則陽方來而與陰遇未各止其所故爭也天地造化陰陽消長著于易者何嘗有爭此亦以人所料度言之耳夏言死生

分冬曰諸生蕩惟言生而不言死蓋自生而死如草木昆蟲之類有生于春夏而死于秋冬者顯然可見故言死生分自死而生則起于萌孽之微初無可見之跡故言諸生蕩然此則論時令而然若君子所以治身則冬夏若異而實同蓋人之一身嘗欲至誠滌慮退藏於密此道固無分於冬夏夏則戒以毋躁與冬之欲寧異者暑為躁寒為寧聲色人所欲止之毋使之進滋味人所欲薄之毋使致和者欲則節之心

氣則欲定凡爾百官雖曰趨事又貴靜事毋刑則不尚殺戮凡此以微陰方生而未定故定之者君子也君子定其所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又記時候也重紀時候者先紀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分至所應不同故重紀之也麋鹿之生皆能解角猶蛟龍之蛻骨也而其時則不同鹿山獸所謂鹿走山林是也麋澤獸所謂澤中之麋是也山高

而澤卑麀受高燥之氣多必資陰氣麋受卑濕之氣多必資陽氣所以鹿感陰而解角麋感陽而解角解言生新而解舊也蜩以仲夏鳴若寒蟬則以孟秋鳴蟬與寒蟬異種也半夏生仲夏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此時故因以為名木堇朝榮而暮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此四語當反觀之其曰可以者則惟仲夏為宜也蓋

高明可居也或以生疾所以仲夏爲宜眺望可逺也或困目力所以仲夏爲宜山陵可升也或有嵐瘴所以仲夏爲宜臺榭可處也或有高寒所以仲夏爲宜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晩孰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

行冬令則仲夏之時似冬冬有雹凍今其時似冬則有傷穀之害道路不通夏而寒故也行春令則仲夏

之時似春夏去春未遠一氣之差則穀遂晚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蝗起傷穀宜其饑也行秋令則仲夏之時似秋此是寒早也草木于夏而零落果實于夏而早成氣序不調民宜疫也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六

宋　張虙　撰

季夏之月

季夏者斗建未之辰也漢志云昧薆于未則未昧也

夏正為六月

日在柳

六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張三度元嘉歷云日在柳

十二度日與斗建常相合未與午合故六月斗建未

則日在午柳星屬午也柳八星

昏火中旦奎中

火心星也火三星東方之宿奎十六星西方之宿火與奎正相望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者月建未之律也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云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漢志云林君

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皆記時候也孟春言東風孟秋言凉風此風應時也而夏之温風乃言於夏末者葢温風至則陽氣極也蟋蟀以羽翼未成而居壁鷹學習學搏摯也腐草爲螢木之腐也蟲生草之腐也爲飛螢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此當未上六月位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四者甲類秋乃堅成皆水族也故以命漁師必於季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爆其皮甲利其耐久故也

命澤人納材葦

葦荻之小者生於大澤故令澤人納之欲其柔韌可用故納于季夏之時織以爲薄必擇其材者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别貴賤等給之度

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既染采則獨指染人也黼黻文章則見於冕服者其事爲重不可以無法不可以無故法者古人所創故者古人所用一或差貸則爲不東之服黑黃倉赤泛言五采又非冕

服比矣必欲其質必欲其良質取其實良取其善一有詐僞則邪慝之物也郊廟祭祀之服蓋總言之且不特用之於服也以爲旗章則貴賤以分等給有度皆從此以定婦官之職可不謹哉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揺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木生於春長於夏至夏末垂則盛矣虞蓋山虞也行木循而行之也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材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此皆大事也不可興而興不可合而合不可起而起不可動而動之皆所以搖養氣也養氣萬物作于春而氣主生長于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土將用事氣欲靜也不可搖之發令謂將有征役也發之過早而使民蹻足而待其不妨民事乎神農之事即指民事也土神稱神農若先嗇之類此

季夏也而言土知土用事也水潦盛昌土至此潤溽而易雨持功猶言用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用事而人乃舉大事以妨之違盛逆天而天災適當之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注潤溽謂塗溼也潤溽乃雨之證故大雨時行曰時行則非常有所謂凍雨者田家因之或燒或薙謂治草也所以行水是水既行則草無不死如彼熱湯復

以所除之草糞其田疇美其土疆疆即周禮疆𪐴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行春令則季夏之時似春當春之時萬物初榮至夏季榖垂成矣今行春令氣不足以成之所以鮮落非衰而落也風欬肺受春風而欬民之遷徙亦以春主發散人情亦然行秋令則季夏之時似秋水潦以金

生水故也稼不孰以水爲害也行冬令則季夏之時似冬因風而寒故曰風寒冬時如此鷹隼未陰而先摯注謂得疾厲之氣孟夏行秋令季夏行冬令皆四鄙入保皆有所畏而然

中央土

四時五行固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輕虛所以麗天物質凝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以配四

時布于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也故九十日之間戊巳之日各有九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火金之間故在此陳之也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歷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時也橫渠張載云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兊之間離爲夏爲火兊爲秋爲金則坤爲土在中央宜也又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則土自當在火金之間也

其日戊巳

戊已屬中央注戊之言茂也已之言起也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因以爲日名

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魏相傳言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也黄者中之色也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

其蟲倮

倮亦謂之蟲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其音宮

疏謂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

律中黃鍾之宮

春夏秋冬各有律以候氣季夏十八日土之氣至則

黃鍾之律應黃鍾全律其應在十一月若季夏土氣

至則黃鍾之宮聲應耳黃鍾五聲與其最尊一聲應

中者氣與律聲相當也疏謂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管取黄鍾宫聲以應土耳非也管即律也無管何以言律中耶

其數五

五者土之正數

其味甘其臭香

甘者味之本也香者臭之本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中霤一室之主居中而奠四隅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故中央祀中霤祭用牲之藏當以人六脉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脉爲主於是爲脾爲肺乃入左手爲心故中央先心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乗大路駕黄騮載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大廟位左右个之中大室又爲大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䟽云周之明堂以夏世室推之大室在中央大

于四角之室觀疏意則大室在夏明堂之内案四正之堂稱大廟以其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居四正之堂中央耳疏内未嘗專主夏明堂言此語非也大路獨尊於四路不以色稱也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黄所駕者黄駵所載者黄旂所衣者黄衣黄衣爲後世人主常服稷土穀五穀之長牛土畜形最大位居中央食當方之穀畜亦異於他時也器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閎者取其高廣案殷路之制以下七十有八字原本誤在仲秋之末今移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七

宋　張虙　撰

孟秋之月

孟秋者斗建申之辰也漢志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

夏正為七月

日在翼

七月之中三統歴云日在翼十五度元嘉歴云日在翼十度日與斗建常相合申與巳合故七月斗建申

則日在巳翼猶在巳也翼二十二星

昏建星中旦畢中

建非二十八宿由建星在斗上斗二十六度其度既寛不知何日的至斗之中故舉星也畢八星建與畢相望也

其日庚辛

庚辛屬秋注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因以爲日名

其帝少皥其神蓐收

據經惟言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魏相傳言西方之神少皥乘兊執矩司秋也元氣廣大謂之皥春為大皥秋為少皥蓐收者秋時物摧蓐而收斂

其蟲毛

毛亦謂之蟲所謂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注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其音商

疏謂秋時調和樂以商為主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

律中夷則

夷則者月建申之律也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周語云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漢志云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

其數九

金數四得土五數故為成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

金曰從革而從革作辛凡辛腥者皆屬金

其祀門祭先肝

春祀戶秋祀門竒曰戶偶曰門戶祀其出塞向墐戶至春而出也門祀其入寶藏告成至秋而入藏也故祀其神祭用牲之藏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為主於是為脾為肺乃入左手為心為肝故秋先肝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

此記七月時候也涼未至於寒故秋為涼風若北風其涼則寒矣露四時皆有之惟白露則氣肅白露為霜是也蟬至秋則無聲非寒蟬何以能鳴秋鷹祭鳥與獺祭魚豺祭獸小異雖均是示有先之意惟鷹祭時鳥猶生也祭後始殺之故云始用行戮今鷹夜擒小鳥以温爪曉則縱之則鷹誠有不直殺之理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王

秋曰白藏不言白而言章赤白為章則白在章之中矣四時惟秋繼夏為尅我者尅我成章則曰赤曰白不相離故以總章名秋所居此當申上七月之位也秋所乘路色宜尚白今曰戎路者葢以兵車言之如詩之元戎小戎也詩之兵車有飾而此秋所乘路為戎路疏謂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周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白駱白馬黑鬛曰駱白旂旂色尚白

也載謂建之於車周禮交龍為旂旂必有鈴白衣衣色尚白也白玉玉色尚白相玉經云白如截肪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麻木穀也金王之時食麻恐其或過取物之泄我者以殺之犬金畜也金王之時食犬恐其或悖取物之同類者以和之秋主刻制器廉以深廉稜也以對春觀疏則圓廣廉則方嚴矣達則顯深則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立秋為七月節迎秋於西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尊之也秋之盛德在金金屬秋也凡見於萬物之斂金之德也親帥羣臣迎之於西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也或謂即少皡蓐收故迎而祭之注引文耀鈎謂白招拒

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夫與公卿大夫諸侯迎春既反則賞公卿大夫諸侯於朝與公卿大夫迎秋既反則移其賞公卿大夫諸侯者以賞軍帥武人雖各因其類亦見古人不專於文德以奪武功也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迎秋之後先命將帥士必選欲其精也兵必厲欲其

銳也人有桀俊之才必簡練之以發其才有功之人
蓋見之已試者以征不義收功必易人謂使功不如
使過非也詰問其罪也誅責其罪也人人知暴慢者
有罪則知上之好惡矣故遠方無不順服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
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
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迎秋之後又命有司欲其脩明法制仲春省囹圄去

桎梏至秋則繕囹圄具桎梏非有異也春主生秋主殺秋既主殺則姦邪可藉此搏執也若命理則又精矣傷欲其瞻創欲其察折欲其視斷決囚欲如片言折獄然不可以不審曰獄曰訟以端平為尚端之為言正也端則無偏無詖若輕重其心則非端矣平則無反無側若上下其手則非平矣有罪之人於是可戮嚴為斷刑順天地肅殺之氣也贏有餘也秋之為言揫也揫斂也肅則揫斂非有餘矣皆順天也此章

反覆用刑之道謂秋主肅殺天之道不可以不順然天之道好生聖人之道將以教民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端之為義何如門曰端門正其居也月曰端月正其始也為治不在多言在循乎正而已所由必正道適堯舜文武為正道也所用必正人選侍御僕從亦正人也則端之義廣矣平之為義何如書言迓衡平如衡也詩言如砥平如砥也治致太平豈有他術此心之平則溥博無私斯民無不被其

澤一視同仁天下皆在我覆幬之中則平之義廣矣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元日祈穀雩祈穀務農重穀也穀之種類多曰五穀曰九穀凡人資以養者皆穀也若仲秋所登之穀天子以新而嘗則嘉種之尤嘉者可為百穀之長故惟以穀名之登麥登黍時之所嘗皆新也而惟於穀獨言新者以此種熟時始可言新穀之升也以彘嘗麥以雞嘗黍凡所嘗皆有配也而嘗穀無之者見穀之

為寶非他物所能配也至於寢廟之薦其事亦異魚如鮪必薦果如含桃必薦意非不誠也嘗穀嘗黍無不先薦禮非不嚴至於嘗新而薦則事歿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一飲食不敢先嘗此天子之孝也亦天下人心所同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墻補城郭

經言收斂非止為時物也向之疏達者今廉以深矣

向之開通者今脩以補美事事物物皆以應揫斂之義曰隄防曰壅塞或全或謹此為水潦之備而已若宮室則當脩垣墻則當坏城郭則當補此又治國之常經不可緩者治國猶治家也藩籬衰敗則盜得以生心棟宇傾攲則人得以肆侮國體所繫非止於禦災捍患而已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此節若與祭統言於嘗出田邑發秋政不合然亦不

悖也封諸侯謂始建國封之者割地謂有功而加地者諸侯始封則當立卿立大夫皆大官也割地則當遣使賜幣此大使大幣葢其鋪張揚厲以表時之盛顯設藩飾以為國之光殊失收斂之意所以戒之勿使為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行冬令則孟秋之時似冬當隂生之時而重隂固勝矣穀熟有年而介蟲敗之為灾非小戎兵之來亦隂類也行春令則孟秋之時似春其國乃旱秋無苦雨可也旱則不可也秋而苦旱是陽已往而復還陽氣復還宜萬物之所喜而反不能成實則出之非時非徒無益已行夏令則孟秋之時似夏陽愈盛矣陽盛則為火周禮秋時有瘧寒疾矧又行夏令乎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八

宋 張虙 撰

仲秋之月

仲秋者斗建酉之辰也漢志云留孰於酉則酉留也

夏正為八月

日在角

八月之中三統歴云日在角十度元嘉歴云日在軫十五度日與斗建常相合酉與辰合故八月斗建酉

則日在辰角屬辰也角二星

昏牽牛中旦觜觽中

牽牛六星北方之初宿觜觽三星西方之末宿牛與

觜亦相望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

吕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南吕者斗建酉之律也仲秋氣至則南吕之律應周

語云南吕者贊陽秀物案國語無物字此張氏增成其義漢志云南

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盲風至鴻鴈來元鳥歸羣鳥養羞

此記八月時候也疾風來至秋寖深矣月令以草木蟲鳥紀時候惟鴈則三時有之春也秋也冬也以鴈之知時尤爲可驗孟春言鴻鴈來仲秋言鴻鴈來鴈之隨陽初無常所南北皆其居也孟春之來自南來也仲秋之來自北來也元鳥燕也與鴈不同春至而秋歸歸其所也羣鳥養羞羞謂所食也養而蓄之以

備冬藏以是知先時而備物猶能之人靈於物可不知有先具邪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此當酉上八月位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

養老之禮古之盛禮也若指衰老之人則其禮不同矣然授以几杖與致仕之人相似待之亦不薄至於

行糜粥飲食毋乃視如饑餓者乎葢飲食所以養其氣而為之糜粥焉惟恐有以傷之此其憫老之篤殆與祝哽祝噎之意類未可輕視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短長案今本訛作長短據宋本改正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人知九月授衣故先期有司服之命不知古人深意自有在也夫衣服為身之章亦為身之檢也筋骸之束肌膚之會所以收斂者衣服也當揫斂之時具飭

衣裳豈徒然哉正以合揫斂之義衣裳則盛服也衣
服則泛指也上衣下裳此盛服也文繡以為美宜常
而不宜異制之小大度之短長一毫不容差也若衣
服則泛指矣量猶數也過數則侈非其故矣人情莫
不喜新而厭故不循其故則有奇衺不衷之患冠帶
尤身之所重者亦有常而不變故曰衣服不貳從容
有常此詩人所以思故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

受其殃

古人之於刑謹之重之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從而申嚴之刑章有五而曰百刑舉罪以言也傷膚毀髮古人尚不忍若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則斬殺之辟可枉橈而不當乎此章不特戒之而已直以反受其殃警之非設為之辭也觀吕刑一篇反覆用刑之道直謂苗民殺戮無辜上帝降咎乃絶厥世則反受其殃信不誣也夫人臣任用刑之責以枉

橈而被殃固其所自取有不足念者惟國家以若人而掌刑一夫茹苦三年大旱一婦銜寃六月隕霜怨恨所鍾乖氣成象至於促國之脈銷國之福殃在若人之身而毒流四海之大則掌刑之責其可輕付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案今本訛作大小據宋本改正）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季夏養犧牲蓋授充人而芻人至此命宰祝又循行之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也視其全具知所以養之者皆可用豢其芻豢知所以食之者皆已至然後求之五者五者之分當依疏說蓋欲求之於牲也瞻肥瘠瞻肥腯與否也察物色察騂黝之别也必比類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異其色是比也大皡配東亦用青其類也量小大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視長短者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

牛角握之屬也惟一一皆中度斯謂備當一有不合
非備當也古者聖王奉其祭祀敬之至則無一事不
敬故不憚其委曲誠之極則無一物不誠故不嫌其
反覆施之於神神其有不饗乎後世視肦蠁為茫昧
付幽深於不可測鹵莽之患生而怠慢之念起宜乎
神之不格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夫邪之得以干正天地

之間有不正之氣注陰慝不當言陰謂之邪慝可也

案鄭注無陰慝二字即他處解釋難者亦無之不知何以云然難之法固所以逐不正也季春之難所以畢春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於是乎難曰畢者令春氣得以成功也故在季春仲秋之難所以達秋氣時當仲秋正萬寶告成之時有不正者干之則氣必抑塞於是乎難曰達者令秋氣得以行也故在仲秋夏則不難當夏之時陽氣極盛邪氣自銷不待乎難至冬則又

大難矣難則磔牲唯秋則不磔葢達秋氣則有輔相
裁成之意惟天子能之亦不假有所磔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以犬嘗麻以金勝木也月令凡言嘗取義亦不同或
勝之或生之或合之先薦寢廟麻始熟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孟秋嘗補城郭至是則築之城郭所以衛民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此其所設也孟秋民未可役有破壞姑

補之是月則可築矣城郭築則都邑建矣竇窖所以藏粟穿謂鑿土為之脩則理其舊也為國有常經不可一朝廢凡此皆斂藏之事順而行之宜矣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孟秋嘗命百官收斂矣至是令有司以之趣民古者視國如家視民如子惟恐不得其所也菜不熟曰饉詩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多積聚則不特菜而已既戒

之積其所已有又勸之殖其所未有麥者接之之穀

也於民尤切麥備四時之氣當秋而種洎夏而熟一

或失時將無以濟穀之所不及以失時而得罪亦猶

今惰農有刑也夫聖人之愛民甚矣豈肯輕以刑加

之至失時之罪懲之不少恕此固所以愛之也後世

民自為生上之人反因其有而取之一或犯禁小者

鞭扑大者黥隷與古人用刑之意殊矣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

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又記年候也日夜分與仲春同無長短之差也仲春雷出地奮故發聲仲秋雷已潛藏故收聲雷無聲則百蟄皆藏猶人之坏户也殺氣秋之正氣至是浸盛猶未為極然陰氣浸盛則陽氣日衰一日霜降水涸天地間肅肅乎嚴矣至於度量權衡鈞石斗甬亦以此時而一其制舜覲羣后於四嶽同律度量衡此聖人急先務之也聖人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乃自器

用始漢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
俗也未知舜之所造其亦用銅否乎然舜講於守朝
之日而月令以春秋分者後世政治又詳於古周禮
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犯禁者有罰其所以重之
則一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
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仲夏關市無索矣至秋則萬寶告成可以究貨賄所

從出為斯民之便也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此為來商賈之至要先王之時此道未嘗不易易也易則無險阻矣此固商賈所以願出於王之塗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貨賄者商賈之所有也上之人待之易則貨賄納于上納于上則民得所資其事為便其或險阻艱難則貨賄隱于下隱于下則民失所資其事多缺矣夫四方之集遠鄉之至豈有以號名之哉成周之時司關司市設官分職無非為民也以此理財財

若無由而足而君有餘財民有餘力其道乃出於此

然則財不匱而上無乏用百事乃遂蓋自易中得之

後世設關則為暴於市則罔市利豈知易易之義哉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季夏之月言舉大事仲秋之月言舉大事季夏則戒

之言舉大事之殃仲秋則教之言舉大事之道此道

特言於仲秋者秋令踰半國之大事可舉也事雖欲

舉當有順而無逆天下之事其成其否自有數默存

乎其間謂之大數則尤其不可轉移者是烏可逆哉
然數不可得而見能察時者是知數也時可為則數
亦可為大如湯武之革命非知數也能知時也是謂
順天時既得矣乃因其類而推之聖人作事為萬世
法豈一一能自料哉亦不過觸類而通之故曰以類
度類以道觀盡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
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

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行春令則仲秋之時似春秋而多雨禾頭生耳雨可畏也然或不降則無以助陰氣之肅所以草木榮而不枯國之有恐殺氣不行人有玩心也行夏令則仲秋之時似夏旱則絶無雨矣甚于不降也蟲當藏而不藏穀不當生而復生皆非正也行冬令則仲秋之時似冬秋而多風田野間尤畏之或有數起其傷必多雷已收聲謂之收雷而先行者非時而發也草木

未當死而死如冬時夫時正仲秋萬寳告成萬民之所說也一失其正則在天之時或旱或風草木將歸根復命或生或死所以裁成輔相之道不可不謹也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謄録監生臣嚴續曾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謄録貢生臣吳壽康